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四十九 五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 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謝景標

五禮通考卷四十九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四十九

四望山川 附封禪

蕙田按封禪之名六經無之也其事始於秦始皇太史公作封禪書正義曰泰山上築土為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

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然則封禪者不過禮天祭地焉耳書望秩于山川詩時邁序曰巡狩告祭柴望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是古天子巡狩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三代既衰禮失其傳陋儒諂諛遂為符瑞受命之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蓋春秋時已有之故管子作封禪篇然終之以詭奇之說而桓公乃止亦

以著其說之足以惑聽而不可行也自始皇作俑厥後漢武光武唐高宗玄宗宋真宗皆襲行之流毒當時貽譏後世斯足畏矣若所謂聖主不湏封禪凡主不應封禪許懋之論深切著明雖以梁武之中主猶深信之而毅然不為况聖君賢相秉道行義什百于梁武者哉今臚其論議事蹟附于山川之末後之覽者可以鑒矣

管子封禪篇桓公既霸會諸侯于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史記正義韓詩外傳云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不得而數者萬數也案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其六十家無紀錄也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漢書注鄭氏曰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服虔曰云云在梁父東山名也晉灼曰云云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下有云云亭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云山在兖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史記索隱曰鄧展云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律歷志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皇甫謐云

炎帝傳位八代也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史記注徐廣曰在鉅平駰案服虔曰亭亭山在牟陰索隱曰應劭云亭亭在鉅平北十餘里服虔曰亭亭在牟陰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漢書志晉灼曰地理志鉅平有亭亭山師古曰晉說是也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漢書注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南十二里師古曰晉說是也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

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于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史記注應劭曰鄗上山也鄗音臛蘇林曰鄗上北里皆地名索隱曰設以不可得之物應劭曰光武改高邑曰鄗姚氏云鄗縣屬常山一云鄗上山名所以為盛漢書注師古曰盛謂以實簠簋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漢書注服虔曰茅草有三脊也張晏曰謂靈茅也師古曰藉謂以藉地也音才夜反東海致比目之魚史記注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索隱曰鰈音答郭璞云如牛脾身薄細鱗紫黑色一眼兩片合乃得行今江東呼為

王餘亦曰版魚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 漢書注師古曰爾雅云 西海致比翼之鳥 史記注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 索隱曰山海經崇丘之山有鳥狀如鳧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郭璞注爾雅亦作鶼鶼漢書注師古曰爾雅曰南方而管仲乃云西海其說異也 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蕙田按封禪篇著于管子而史記引之可知其說自春秋已然矣世衰道微六經晦塞未

經孔子删定而陋儒附會如此此亦孟子所謂邪說也管子著其說而卒破之其亦有見于後世之必然而設辭以窮之乎

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成也謂巡狩至於方岳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也䟽泰山謂方岳也巡守至于方岳燔柴告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所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為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之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岳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為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為之

餘岳則否其廵守則每岳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廵守桒詩頌時邁廵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廵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廵守其義非也孝經說云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于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為墠謂除地為墠在于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為文紀錄當代號謚桒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所以必于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巳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于繹繹之山五帝禪于亭亭亭之山三王禪于梁甫之山繹繹無

窮之意禪于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案書說禪者除地為墠而白虎通云禪以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黄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者亦泰山傍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

蕙田按禮記因名山升中于天特巡狩柴望耳注疏乃引緯書封禪以實之不亦誣聖經而賊萬世哉

史記封禪書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廢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湮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 又曰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彰蓋難言之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惟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後漢書祭祀志注莊子曰易姓而王封于泰山禪于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填堮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形聲相溢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

也著于竹帛謂之書書者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蕙田案觀莊子云云則戰國時有其說矣

河圖真記王者封泰山禪梁父易姓奉度繼興崇功者七十二人

春秋漢含孳天子所以昭察以從斗樞禁令天下繼體守文宿思以合神保長久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孝經鉤命決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煥炳巍巍教化顯著

蕙田案以上三書所謂讖緯之言是也

尚書中候曰昔古聖王功成道洽符瑞出乃封泰山令比目之魚不至鳳凰不臻未可以封鄭元注云比目東方異氣所生名鰈

蕙田案此即管子而重衍之

帝王世紀曰黄帝得寳鼎興封禪有景雲之瑞故以雲紀官為雲師

蕙田案此亦管子篇内所有

五經通義易姓而王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何天命已為王使理羣生也或曰封以黄金為泥以銀為繩經無明文以義説之所以止封岱泰山者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于泰山告太平于天報羣臣之功也禪梁父者泰山之支屬能配泰山之德也

白虎通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于太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于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

父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巳之功跡也以自效仿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倣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于天地若髙者加髙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泰山旁山名正以梁甫何以三皇禪于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知告于天必也于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祭山川祀羣神也詩云於皇時周陟其髙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

氣充塞符瑞並臻皆應德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表則景星現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萐莆山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萐莆者樹名也其葉大于門扇不搖自扇于飲食清涼助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于房戶賓連者木名連葉相承故在于房戶象繼嗣也日歷得其分度則蓂莢生于階間蓂莢樹名也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安不忘危也

必九尾也者九妃得其所子孫繁息也于尾者何子孫常盈也景星者大星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咸者也朱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穟大幾盈車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穟天下當和為一乎以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蕙田案附會之說無稽之談至此已極不意孟堅而猶為此習俗移人乃至是乎

孟康曰王者功成治定告成功于天封崇也助天之高也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封之焉

風俗通尚書禮天子巡守歲二月至于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

姓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平也所以必于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代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雨天下唯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丈二尺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之内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来貢職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祭上元尊而俎生魚壇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于其上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璽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也三皇禪于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也五帝禪于亭亭亭德不及于皇亭亭山名其身禪于聖人三王禪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予也孝武皇帝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閒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犀象之屬其享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

有光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于是作明堂汶上令
諸侯各治邸車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
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
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權時倒讀安能誕招期
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因操印沒石
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棊
沒石中馬蹄跡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
以空偽承乏東嶽忝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
通上泰山者云謂壐處尬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
篋玉牒探籌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如親見見之人
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智焉
死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咸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
論語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葬于橋山騎龍升天豈
不怪乎烏號弓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
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
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蕙田案風俗通意似稍正而文極支離

袁宏曰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于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岳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于其始取其所通必于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興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宏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自黃帝堯舜至于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體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真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則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石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崔靈恩曰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為壇至秦皇漢武始用石檢

袁准正論封禪之言惟周官有王大封之文齊桓公欲封禪聞管仲言而止焚燎祭天皆王者之事非諸侯之所為也是以學者疑焉後秦一主漢二君修封禪之事其制為封土方丈餘崇于泰山之上皆不見于經秦漢之事未可專信管仲云禹禪會稽告天則同祭地不得異也會稽而可禪四岳皆可封也夫洛陽者天地之所合嵩高者六合之中也今處天地之中而告于嵩高可也奚必于泰山

蕙田案准但略言其事之不可信而未言其事之不可為識不足也末以封泰山不如告嵩高抑惑矣

又案以上諸儒附會封禪之說

黄憲外史封禪篇齊王將進泰山問于徵君曰敝邑有封禪之山非天子不能舉也泰始以諸侯之國而舉之非僭與徵君對曰憲也聞之古者天子巡狩朝諸侯于明堂祀羣神于岱嶽覲民風以布王政未聞有封禪之舉也不經孰甚矣天子一日有萬務其勤惕也如是豈能懈其萬務率之以臣庶曠之以時月而侈心于封禪勒功德于無知之石哉自古迄于泰

好為封禪者七十有二然茫昧而不可述大抵皆侈心之主也炎漢重離我二祖光耀前後豐功令德不能殫紀其盛然亦未嘗蹈前王之陋規而舉封禪文景紹厥休烈海内幾刑措之風固盛王素主也至于封禪則恥之及孝武即極玩武佳兵傾海内之命運府庫之積而肆伐匈奴使百姓去家室之樂而身顯功烈之名致符瑞求神仙茂舉封禪以建榮號是以漢祚中替卒不能休隆于前也歷至于今譚封禪之

事者猶昌而未熄豈非貽謀之處與若秦之始皇又何道哉今以大王之賢而光濟王室可以跨秦而登周也誠能偃泰山之碑摧梁父之碣毀雲夢之銘修明堂之典以臨天皇而招八國之諸侯是王之顯功踰于桓文也何必慕狂秦之侈心追七十二君之陋軌哉齊王曰先生幸教不穀美矣駿矣雅矣元矣乃命左右紀之

文中子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蓋其曠世不常

行而于禮無所本自漢以來儒生學官議論不同而至于不能決則出于時君卒意而行之爾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文中子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而太史公作封禪書則以為古受命帝王未嘗不封禪且當以文中子之言為正

蕙田案文中子數語切中是非而盡其事理矣有德者必有言其信然乎

蘇氏轍曰郊祀天地見夫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

代既衰禮失其舊秦漢之閒祀五時封泰山禮汾陰
雜于郊祀之外儒者以為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于
漢元封禪止于晉武當時自以為賢于秦漢今將考
論其實此三者于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
七十二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
禪封禪之端發于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胡氏寅曰緯書原本于五經而失之者也而尤紊于
鬼神之理幽明之故夫鬼神之理幽明之故非知道

者不能識斷國論者誠能一決以聖人之經經所不載雖有緯書讖記屏而不用則庶乎其不謬于理矣登封之事原本于燔柴而失之者也詩書紀巡狩而柴者記所謂祭天也至于岱宗陟其高山云者記所謂因名山也有山則因以為高無則于郊而壇其義類一也又有大事而告于上帝者武王克商始有天下故柴望而告也舍此則瀆矣記以饗帝于郊與升中于天為二事則傳者之失也然則七十二君之編

録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昭宣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不講

大學衍義補　丘氏濬曰封禪之說詩書禮典畧不經見審有是事乃天下國家之盛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皆身致太平安得闕而弗講所謂七十二君者果何代何人哉先儒有言養生至于長生不死為國至于祈天永命皆有是理然人未有能為之者縱為之

然亦不出乎身心日用之間非必由乎服食藥物徼求鬼神而後致之也然自秦漢以來千餘年矣有國家者未有一人過百年而不死者亦未有一國踰千年而不亡者則是有此說而無此事明矣是故明君欲求壽年之永莫若寡欲欲得國祚之延莫若愛民寡欲而至于全其天愛民而至于過其歷眞誠有是理亦眞誠有是事嗚呼世主所以甘心于不貲之費而行封禪之禮者以有秘祝之求也誠知此理反之

于心知其必無驗之于古知其無效則自不爲矣

徐氏乾學曰韓詩外傳曰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氏不可得而數者萬數袁准正論曰唯周有王大封之文棐成王封禪而文武皆不在七十二君而無一言見于經傳學者疑焉愚謂韓詩外傳亦漢儒附會之說即太史公所引管仲荅齊桓公之說皆非事實雖書籍經秦焚烏有七十二君而不一見于經傳者乎至緯書河圖真紀之言皆漢

人偽托以誑世主又案晉太康郡國志始皇立石頌德文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人以仁四守之内莫不郡縣四屬八荒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庶蕃息天禄永得刻石改號有金冊石函金泥玉檢之事焉案史遷云封藏皆秘世不得記則是漢世已無聞矣而太康志所載文亦不類秦人語特杜氏通典載之故附記于此

蕙田案以上數條先儒辨正封禪之説

右傳記諸家論封禪

史記始皇本紀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詩記宋大觀中汶陽劉跂至泰山見其碑摹之乃作親輙遠黎）登茲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祗誦功德治道運行諸

産得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内外靡不清淨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

封禪書秦始皇既即帝位三年東廵郡縣祀騶嶧山頌秦功業于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

木掃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于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祠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用于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于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川及八神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

皆曰始皇上泰山為風雨所擊不得封禪

史記正義道書福地記云泰山高四千九百丈二尺周迴二千里括地志梁父山在兖州泗水縣北八十里西接徂徠山肅然山在博城縣東六十里晉太康地志云肅然泰山趾東北名也

蕙田案始皇封禪意在誇詡功德也

右秦始皇封禪

漢書武帝本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幸緱氏遂東巡海

上夏四月癸卯上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廵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縣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郊祀志後二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麃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賜一角獸蓋麟云于是薦五畤畤加一牛以燎賜諸侯白金以風符應合于天也于是濟北王以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黄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黄帝得寶鼎冕服問于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黄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已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

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言謝曰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悅迺召問卿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黄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黄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仙登天矣元鼎中汾陰得寶鼎上

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絶莫知其儀體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于是迺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萊髙世比德于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

上為封祠器視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盡罷諸儒弗用三月乃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上因東上泰山泰山草木未生迺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迺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

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跡未信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為仙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至乙夘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

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黄而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竒獸飛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屬不用皆至泰山然後去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下詔改元為元封又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廵守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幾遇

之復東至海上望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迺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廵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迺至甘泉周萬八千里云其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瓜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史記平凖書武帝既得寶鼎立后土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預治橋道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

漢書司馬相如傳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焉天子異之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于泰山至梁甫禪肅然

司馬相如封禪文伊上古之初肇自顥穹生民歷選

列辟以迄乎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葳蕤
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
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
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
傳惟見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
君莫盛于唐堯臣莫賢于后稷后稷創業于唐公劉
發迹于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大行越成而後陵
夷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

由于前謹遺教于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厖
洪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
業隆于繈緥而崇冠于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
有殊尤絶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
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曼羡旁魄四
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埏懷生之類霑濡浸
潤協氣橫流武節猋逝爾陿游原迥闊泳沫首惡鬱
沒晻昧昭晣昆蟲闓澤回首面内然後囿騶虞之珍

羣徼麋鹿之怪獸導一莖六穗于庖犧雙觡共抵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招翠黄乗龍于沼鬼神接靈圉賓于閒館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兹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進讓之道何其爽與于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譓諸夏樂貢八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

蓋號以況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
弗發也挈三神之驩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
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
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
尚何稱于後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
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
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發榮號受厚福以浸
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絶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祓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于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

可遊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徧我汜布濩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来君兮君兮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旼旼穆穆君子之態葢聞其聲今視其来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于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遊彼靈畤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葢未嘗有宛宛黄龍興德而升采色炫燿煥炳煇煌正陽顯見覺

寤黎烝於傳有之云受命所秉厥之有章不必諄諄依類託寓諭以封巒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

兒寬傳漢武帝時議欲倣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對

曰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祛天地神
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為之
節文惟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
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閒者聖統廢絕陛

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宗祀太一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以承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闓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雝永亨光輝充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寛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東方朔傳朔之文辭有封泰山篇

武帝本紀元封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祀五時春幸緱氏

遂至東萊夏四月還祠泰山

郊祀志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于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人采藥以千數是歲旱天子既出亡名迺禱萬里沙過祠泰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湛祀而去

元封三年夏旱公孫卿曰黄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天旱意乾封乎

武帝本紀五年冬行南廵守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作盛唐樅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夏四月詔曰朕廵荆揚輯江淮物會大海氣以合泰山上天見象增修封禪其赦天下

太初元年冬十月行幸泰山十二月禪高里

郊祀志太初元年幸泰山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祀后土臨渤海将以望祀蓬莱之屬幾至殊庭焉

武帝本紀太初三年春正月行東巡海上夏四月還修
封泰山禪石閭
郊祀志是年冬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
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于執期名曰迎年
上許作之如方名曰明年上親禮祠上犢黃焉公玉帶
曰黃帝時雖封泰山然風后封鉅岐伯令黃帝封東泰
山禪凡山合符然後不死天子既令設祠具至東泰山
東泰山卑小不稱其聲迺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焉其後

令帶奉祠候神物復還泰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禪祠石閭石閭者在泰山下阯南方方士言仙人閭也故上親禪焉

武帝本紀天漢三年春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祀常山瘞元玉

郊祀志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遍于五嶽四瀆矣

武帝本紀太始四年春三月行幸泰山甲申修封丙戌禪石閭夏四月幸不其祀神人于交門宫若有鄉坐拜

者作交門之歌

征和四年三月上耕于鉅定還幸泰山修封癸巳禪石閭

郊祀志上復修封于泰山東游東萊臨大海是歳雍縣無雲如靁者三或如虹氣蒼黄若飛鳥集棫陽宫南聲聞四百里隕石二黑如黳有司以為美祥以薦宗廟而方士之候神入海求蓬莱者終無驗公孫卿猶以大人之迹為解天子猶羈縻不絶幾遇其真泰山五年一修

封武帝凡五修封

文獻通考馬氏端臨曰秦始皇漢武帝之封禪也皆黜當時諸儒之議而自定其禮儀攷史氏所載則秦之諸儒進蒲車掃地之說漢之諸儒有拘于詩書古文而不敢騁之說以此拂二帝之意而不見録然封禪非古禮也竊詳諸儒之意蓋欲以古帝王巡狩望祀之禮而緣飾之然古帝王之事則省方問俗賞善罰惡凡以為民其意出于公也秦漢二主之事則誇

誦功德希求福壽凡以為已其意出于私也迹其舉

措正自冰炭則又安能考詩書之説行簡質之禮乎

固宜其見黜也

蕙田案漢武封禪意在慕黄帝之升天也

右漢武帝封禪

後漢書光武帝本紀中元元年春二月巳卯幸魯進幸

泰山北海王興齊王石朝于東岳辛卯柴望岱宗登封

泰山甲午禪于梁父夏四月癸酉車駕還宫巳卯大赦

天下復嬴博梁父奉高勿出今年田租芻藳改年為中元

祭祀志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汙七十二代之編録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逺遣吏上壽盛稱虚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上幸魯過泰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

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岳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于承誠善用之姦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讖文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奏乃許焉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黄帝由封禪而後仙于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以方士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合于古于是罷諸

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之巔遂東巡海上求仙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恐所施用非是乃秘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于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

為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松上疏爭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

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石下恐
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
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
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秘刻
方石中命容玉牒二月上至奉高遣侍御史與蘭臺令
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
帝東廵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羣神遂覲東
后從臣太尉憙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

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襃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徳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徳封刻政河圖提

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

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
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
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
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
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
帛二生一死贄吏治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
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
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

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兹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以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二十二日辛卯晨燎祭天于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南郊諸王王者後二公孔

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于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于是使謁者以一特牲于常祀泰山處告祠泰山如親耕貙劉先祀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日中後到山上更衣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事畢皇帝再拜羣臣稱萬歲命人立所刻石

碑乃復道下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嬴勿出元年租芻藳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堂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宫二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

百人治太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邱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黄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處入其

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五尺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徃徃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望天闕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

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𥨍如無道徑遥望其人端如竹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頃復蘇亦頼賫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頼其

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胸捏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燋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晡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鐘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

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夜人定矣

太康地記曰奉高者以事東岳帝王禪代之處也故明堂在縣南四里漢武立太壇于東山以登天下示

增高

後漢書曹褒傳褒父充持慶氏禮建武中為博士從

巡狩岱宗定封禪禮

張純傳建武三十年純奏上宜封禪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于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内之亂脩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

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德在東宫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廵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甫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廵岱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文獻通考司馬彪論自上皇以來封泰山者至周七十二代易姓則改封者著一代之始明不相襲也繼世之王廵狩則有修封以祭而已自秦始皇孝武帝

封泰山本因好仙信方士之言及造石檢印封之事也天道質誠約而不費故牲用犢器用陶匏殆將無事于檢封之間而樂難攻之石也夏少康周宣由廢復興不聞改封光武欲因孝武故封而梁松固爭以為必改乃當天意既封之後未有能福而松卒被誅死雖罪由身作蓋亦誣神之咎也且帝王所以能大著于後者實在其德加于人不聞其在封矣

胡氏寅曰前世論登封者莫善于許懋惜乎世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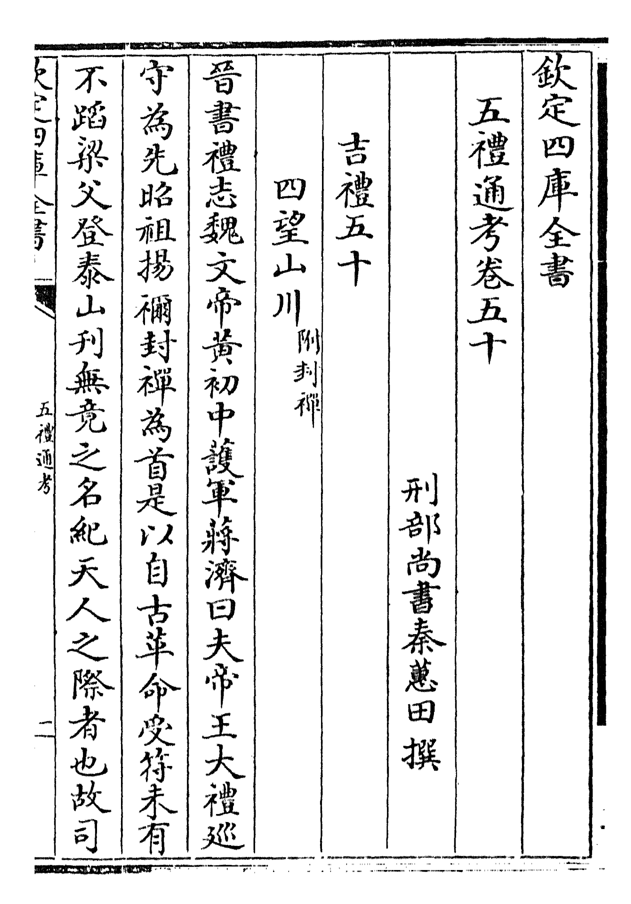
臣智不及此陷其君于過舉而不得聞也且世祖享國至是已三十年四垂無虞中土寧謐其心浸滿是以告功皇天明示得意而不自知其多失也不法唐虞三代而法始皇武帝一失也案讖文九世當封禪則孝武之世令乃自綴于元帝而削去成哀平三君二失也玉檢秘文人不得見是必祈求永年三失也前年拒羣臣之請謂百姓怨氣滿腹吾欺天乎豈有治天下三十年民怨未除纔後兩歲即已歡洽此四

失也勅戒郡縣有上壽稱美者必髠令屯田詔墨未乾乃自令梁松等討論故事此五失也奉高后配地祇未幾黜降廟主歸于寢園此六失也即位改元終身不可改而又改此七失也凡此七者人君舉動之大節而疵病如此惜乎光武勇智出倫而學問不足也光武年及耳順方建中元則意在久生不言而自見矣其視向者對宗族乞復之言壽陵迭興之詔即已大異𢾰徹所謂人心無常詎不然哉

蕙田案光武封禪信讖也

右後漢光武帝封禪

五禮通考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五十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五十

四望山川 附封禪

晉書禮志魏文帝黃初中護軍蔣濟曰夫帝王大禮巡守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刋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

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順所繇於前謹遺教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梁山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示兆庶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承百王之敝亂拯流遁之艱厄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代之廢業自文武至於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神人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廢大禮雖志

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屈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廵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且去歲破吳虜於江漢今兹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内潰在不復淹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議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撰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蔣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耳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

間廣遠者千有餘年近者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兹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榮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天子雖距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不復行之

右魏文帝封禪未行

吳志孫皓天璽元年陽羨山有石室所在表為天瑞

乃遣司空董朝周處等封禪國山明年改元大赦以協石文

右孫皓封禪附

晉書禮志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

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内歸心武功之興實由文德至於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於四極雖黄軒之征大禹遠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元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雖古河圖洛書

之徽不是過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百姓未寧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戸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

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耶詔不許
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
之應濟兆庶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
誣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
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人物國之大事
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
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迹古考
今宜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雖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詔

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葢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皇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

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績以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于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也巡守四岳躬行其道易著觀俗省方禮有升中於天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為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藩列於諸侯或享于岐或有事于太山徒以聖德猶得為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數號謚不泯以至於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外有截世宗

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盪
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一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
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
人望絶塞今不羈之寇二代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
違孰能巍巍其成功若兹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
會親服大化目覩太平至公至美誰與為讓宜祖述先
明憲章古昔勒功岱岳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
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

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上詔曰所議誠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絶之

右晉武帝不行封禪

宋書禮志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太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跡

淪言廢蕆記於竹素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𦁠號流風聲被絃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絶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葢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於後炎漢二帝亦踵曩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宗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啟符金玉顯瑞畀采騰於軫

墟紫烟藹於邦甸錫晃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歷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寘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惡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兹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於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

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髙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剪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雰於宮榭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榦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赬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慓塗之謁抗驛絶

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兹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閽使啟閶闔謁紫宫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奥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兹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絶孝德薄勲淺鑒昧崩愧頊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矢志拓清中寓禮祇謁

神朕將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歌而罔臧若其顯謚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徽畧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踰年絶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爊令鐫徳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

兹以降迄於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非妄埋擊雨怨神淳瘮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啟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韞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頹天

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袞岳審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丘畤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圻陽川丘夙禮綱威巡駐表綏中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于望内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邉帛絕書燿光弛燭天岱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岳摛藻雲漢幷角即音栖翔禁籞袞甲

霜味翻舞川肆滎泉流鏡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
蒸內澤若其雪趾青龜玄文朱綵日月郊甸擇木弄音
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鎬頳孳萌移華淵禁山輿跨
衡雲鵜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
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勗氣昌物瑞雲照補
軒龜軫醴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抽奇
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閱戴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
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

以虚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絶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覭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章依徽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綖動音洪鐘球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鳳竚律騰駕流文間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繖焯天陣容藻神行翠葢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賔容賛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

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闕以集靈警衛兵而闢雲先雨祇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宫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絶拘採遺文辨明訓詁闕四字遣訪鄒魯草滕書堙玉之禮具球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鐫璽乾封懼弗軌屬

上徽燀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令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右宋文帝孝武帝封禪未行

通典梁武帝天監中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梁書許懋傳懋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

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馬懋以為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廵守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於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啟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殁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

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徳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太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絶父歿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

山禪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黄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

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時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

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名儒生皮弁縉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歿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髙生舍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于上臣阿旨于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説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

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圜丘方澤者總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

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廵守至于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于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

有三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于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懸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

胡氏寅讀史管見封禪之事漢唐之君往往行之曾無一人建議明白如許懋者賢哉懋乎其學可謂正矣漢唐以來緯書行而經學弛重以鄭元博聞寡要不知折衷於聖人而惟緯書之信世無稽古大儒稽古言以祛羣惑遂使有天下者于無事時肆其侈心千乘萬騎巡守侈費登山琢石夸大功德或有秘祝以祈不死取笑當代貽譏後來彼梁武之資未必如漢光武之英也一聞懋言遂遏欲行之意推廣其義

以答請者則賢于光武遠矣使其舉措每如此則金
甌之業何缺壞之有
右梁武帝不行封禪
通典北齊有巡守之禮幷登封之儀竟不行
名臣奏議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升中
紀號秀州長吏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岳之禮勒在虞
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
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

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
靈譴秦皇無道致風雨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
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
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
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
穢紙墨袁准發論于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
紀啟聖之期兹為昌會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略
馬多冀北將興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大行東臨

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峭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
迎風縱火芝艾共焚桀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
璋漢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
說葢是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
六郡良家蓄鋭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駕虎服先放
隴右之民電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
精食昴楚攻鉅鹿枉矢宵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
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隸然後除

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竒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右北齊文宣帝封禪未行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九年陳國平時朝野物議咸願登封秋七月丙午詔曰豈可命一將軍除一小國遐邇注意便謂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虛言而干上帝非朕

攸聞而今以後言及封禪宜即禁絶冬十一月壬辰考使定州刺史豆盧通等上表請封禪上不許

禮儀志自古帝王之興皆禀五精之氣每易姓而起以致太平必封乎泰山所以告成功也封訖而禪乎梁甫梁甫者泰山之支山卑下者也能以其道配成高德故禪乎梁甫亦以告太平也封禪者高厚之謂也天以高為尊地以厚為德增太山之高以報天也厚梁甫之基以報地也明天之所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天地

之更高厚云記曰王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於天而鳳凰降龜龍格齊桓公既霸而欲封禪管仲言之詳矣秦始皇既黜儒生而封泰山禪梁甫其封事皆祕之不可得而傳也漢武帝頗採方士之言造為玉牒而編以金繩封廣九尺高一丈二尺光武中興聿遵其故晉宋齊梁及陳皆未遑其議後齊有廵守之禮并登封之儀竟不之行也開皇十四年羣臣請封禪高祖不納晉王廣又率百官抗表固請帝命有司草儀注於

是牛弘辛彦之許善心姚察虞世基等創定其禮奏之
帝逡廵其事曰此事體大朕何德以堪之但當東守因
拜岱山耳十五年春行幸兖州遂次岱岳為壇如南郊
又壝外為柴壇飾神廟展宫懸於庭為埋坎二於南門
外又陳樂設位於青帝壇如南郊帝服衮冕乘金輅備
法駕而行禮畢遂詣青帝壇而祭焉
舊唐書禮儀志隋開皇十四年晉王廣率百官抗表固
請封禪十五年幸兖州遂於泰山下為壇設祭不升山

而還

右隋文帝不行封禪

冊府元龜兖州刺史薛胄以天下太平登封告禪帝王盛烈遂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跡撰封禪圖及儀上之高祖謙讓不許

右唐高祖不行封禪

舊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五年正月癸未朝集使請封禪

冊府元龜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僉議

以為天下一統四夷來同請闕上表請封禪帝手詔曰省表具懷自有隋失道四海橫流百王之弊于斯為甚朕提劍鞠旅首啟戎行扶翼興運克成鴻業遂荷慈睠恭承大寶每日昃思治弗敢康寧兢兢夕惕用忘興寢履薄馭朽不足為喻賴三靈顯命百辟同心海外無塵遠夷慕義但流遁永久凋殘未復田疇多曠倉廩猶虛家給人足尚懷多愧豈可遽追前代取譏虛美所望恂恂濟濟叶力盡誠輔其不逮致之王道如得雅頌形于

金石菽粟同於水火反朴還淳當如來議十二月己亥朝集使利州都督武士彠等請朝堂又上表請封禪帝曰隋末分離羣凶競逐我提三尺劍數年之間正一四海是朕武功所定也突厥强梁世為紛更今乃襲我衣冠為我臣吏殊方異類輻輳鴻臚是朕文教所來也突厥破滅君臣為俘安養之情同于赤子是朕仁愛之道也林邑貢能言鳥新羅獻女樂憫其離本皆令反國是朕敦本也酬功錄效必依賞格懲惡罰罪必據刑書劃

親愛捨嫌隙以弘至公之道是朕崇信也非朕苟自矜伐欲明聖人之教不徒然也比年穀稼頻登疾疢不作誠宜展禮名山以謝天地但以喪亂之後民物凋殘憚于勞費所未遑也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六年平突厥年穀屢登羣臣上言請封泰山太宗曰議者以封禪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闕封禪之禮亦可比德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縱修封禪之儀亦何異于桀紂昔

秦始皇自謂德洽天心自稱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漢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儉約刑措不用今皆稱始皇為暴虐之主漢文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無假封禪禮云至敬不壇掃地而祭足表至誠何必遠登高山封數尺之土也侍中王珪曰陛下發德音明封禪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祕書監魏徵曰隋末大亂黎民遇陛下始有生望養之則至仁勞之則未可升中之禮須備千乘萬騎供帳之費動役數州戶口蕭條何以能給太宗深嘉

徵言而中外表章不已上問禮官兩漢封山儀注因遣

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壇迹是年兩河

水潦其事乃寢

大唐新語貞觀中百官上表請封禪太宗許焉唯魏徵

切諫以為不可太宗謂魏徵曰朕欲封禪卿極言之豈

功不高耶德不厚耶遠夷不服耶嘉瑞不至耶年穀不

登耶何為不可徵對曰陛下功則高矣而人未懷惠德

雖厚矣而澤未旁流諸夏雖安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

未足供其求符瑞雖臻罻羅猶密積歲一豐倉廪尚虚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但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治且愈皮骨僅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之良醫除其疾苦雖已人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集要荒之外莫不奔走自今伊洛洎于海岱灌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豈可引彼夷狄示之虚弱殫府竭財未厭遠人

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言兆人咸爾太宗不能奪乃罷封禪

貞觀政要太宗謂房玄齡曰封禪是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絶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徳不在封禪自喪亂以來近泰山州縣凋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于

國能自謙讓歸之于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于天有似于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嶽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冊府元龜貞觀六年公卿百寮以天下太平四夷賓服詣闕請封禪者首尾相屬帝不許嘗從容而言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屬天下喪亂遂有救焚拯溺之志義師入關之始羣凶鼎沸當此之時但得三分天下亦為足矣朕以不武內稟太上皇之謀外假士大夫之

力數年之間六合大定升中告禪信亦其時然朕往昔蒙犯霜露遂嬰氣疾但恐登封之後彌增誠懼有乖營衛非所以益朕也少欲自怡用安年壽公卿等勿復為言

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一年羣臣復勸封山始議其禮于是國子博士劉伯莊睦州刺史徐令言等各上封禪之事互設疑議所見不同多言所禮中封禪儀注簡畧未周太宗勑祕書少監顔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與

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紛紜久不決于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堪行用而於舊禮不同者奏之其議昊天上帝壇曰將封先祭義在告神且備謁敬之儀方展慶成之禮固當於壇下趾豫申齊潔嚴享已畢然後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漸今請祭於泰山下設壇以祀上帝以太祖景皇帝配享壇長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又議製玉牒曰金玉重寶質性貞堅宗祀郊禋

皆充器幣豈嫌華美實貴精確況乎三神壯觀萬代鴻名禮極殷崇事資藻縟玉牒玉簡式緼靈奇傳之無窮永存不朽今請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各五寸玉簡厚二寸長短濶狹一如玉牒其印齒請隨璽大小仍纏以金繩五周又議玉策曰封禪之祭嚴配作主皆奠玉策肅奉虔誠今玉策四枚各長一尺三寸廣一寸五分厚五分每策五簡俱以金編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議金匱曰登配之策緘以金

匱歸格藝祖之廟室今請長短令容玉策高廣各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方石再累曰舊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猶盛書筴笥所以或呼石䃭今請方石三枚以為再累其十枚石簡刻方石四邊而立之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璽又議泰山上圜壇曰四出開道壇場通議南面入升於事為允今請介丘上圜壇廣五丈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設一階御位在壇南升自南階而就上封玉牒

又議圜壇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積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號謂之封禪厥義可知今請于圜壇之上安置方石璽緘既畢加土築以為封高一丈二尺而廣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牒書藏于其内祀禪之所土封制亦同此又議玉璽曰謹詳前載方石緘封玉檢金泥必資印璽以為祕固今請依令用受命璽以封石檢其玉檢既與石檢大小不同請更造璽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璽以封玉牒石檢形制依漢建武時故事又

議立碑曰勒石紀號顯揚功業登封降禪肆覲之壇立碑又議設告至壇曰既至山下禮行告至柴于東方上帝望秩遍禮羣神今請其壇方八丈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禪方壇及餘儀式請從今禮仍請柴祭望秩同時行事又議廢石闕及大小距石曰距石之設意取牢固本資實用豈云彫飾今既積土厚封足與天長地久其小距環壇石闕迴建事非經誥無益禮儀煩而非要請從減省太宗從其議仍令附之於禮

顔師古傳帝將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而
論者爭為異端師古奏臣謹定封禪儀注書在十一
年于時諸儒謂為適中于是以付有司多從其說
冊府元龜貞觀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封
禪奏曰夫功成道合古今以為隆平登封降禪聖賢謂
之大典是以出震則天之后革夏變商之君繼韶夏而
施尊名崇號謚而廣符瑞顧遲遲焉羣臣區區誠為此
也原夫大始云構生靈厥萌黎庶布乎穹壤皇王司其

右契遐哉上古以迄於兹歷選休徵未有如今日之盛也所以敢罄窺管無懼觸鱗瀝膽披肝言亦備矣援天引聖辭亦殫矣幸蒙亭育之澤降以聽覽之恩大賚雖敷猶申後命未便渙汗方事逡巡懷生之徒不遑寧處伏乞皇帝陛下則天成務應物為心協三才之會昌乃霈然而動色遂萬姓之延首俯凝旒而改容雖復龍圖告徵龜書襲吉尚謟諏于四岳建明謨于兆人欲使六合之中沃心通于朝野八紘之内下問浹于華戎凡在

人靈疇無扑躍今兹百辟咸集九有攸同並執玉以來庭俱式歌而且舞遠則重譯僉議近則端笏參謀欣覩增天之高願逢加地之厚絶域忘生而越險華髮忍死而爭趨中外之心克諧愚智之情允睦掌故事者草登封而待期執羈靮者儼車徒而俟命庶官率職三事夙興遠邇昌言明靈幽贊莫不傾視俯聽希陪肆覲之禮效祉呈祥欽承告成之慶山稱萬歲企和鑾而發奇雲浮五彩佇華蓋而交蔭兩儀之情轉廹萬國之望愈深

臣又聞之屈已從衆至人所以稱仁絲言顯發哲王以之數信昨奉明詔許以試之實降皇情俯同人欲寬仁之利斯博示信之道宜弘即日庶尹馳心咸奉章而守闕列藩翹足各伏地以祈恩所兾天慈深加昭察制可羣寮之奏尅以發軫之期頒示普天申明絶典使夫一時之士欣獨髙于萬代八荒之酋荷周露于再造則臣等死日猶生之年不任誠懇之至謹與連牽方收等奉表詣闕固請以聞帝冲讓不許至于再三於是下詔曰

自古明王君臨區宇功濟天下道被生民内外無虞年穀豐稔莫不歸功上玄致禮厚地騰茂實于六合飛英聲于百代令公卿在列屢屬虛心岳牧具僚固陳僉願理在難奪敬依來請顧循諸已仍懷慙德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十五年四月辛卯詔以來歲二月有事于泰山六月己酉有星孛于太微丙辰停封泰山

唐書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太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太山上

七十二君壇迹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至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而彗星見乃止冊府元龜貞觀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上表請封禪四月辛卯朔下詔曰肇有烝庶樹之司牧載籍所紀風烈猶存至于道洽品物功成宇縣天眷彰于符瑞人事表于隆平莫不增封岱宗廣禪梁甫榮鏡六合對越三神前聖所以埀其尊名後王所以仰其休烈葢由此也自

火德既衰三光分裂金行失御九鼎沈淪諸華競逐彝倫大壞雖周室削平趙魏隋氏混一文軌而金革之事未戢于封疆雅頌之音弗聞於朝廷遂使至教闕如淳風莫反齊郊絕類帝之禮日觀缺升中之儀其已久矣朕丕膺景命嗣守洪基承大亂之餘當率土之責負扆興惕納隍在慮上憑宗社之靈下資士庶之力草昧伊始援干戈以靖亂區夏既平引禮樂以緯俗尉候無警菑畬有年比屋咸保其歡含氣不違其性殊方異域盡

地界而來庭應圖合牒彈天符而表瑞緬懷前載詳求諸己豈伊寡德能致此乎固乃上玄所叶贊也而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因陳人祇之意請遵封禪之典推而不居至於數四文武之情彌切内外之議日聞誠請頻繁淹歷年載朕繼跡百王因心萬物上奉蒼昊義在薦功下撫黎元方祈厚福既迫兹理敢不祇從猥以眇身齊美上代永言夙志凛乎增惕可以來年二月有事泰山所司宜與公卿并諸儒士及朝臣有學業者詳定其儀

博考聖賢之旨以允古今之中務盡誠敬稱朕意焉于是詔太常卿韋挺為簡較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焉朝廷參議其儀異端競起祕書少監顔師古乃奏稱臣撰定封禪之禮書在十一年春于時諸儒參詳以為適中詔公卿定其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於太微宮犯帝位辛亥朝散大夫行起居郎褚遂良進曰陛下撥亂反正功超前烈告成升岳天下幸甚而行至雒陽彗星輒見此或有所未允合者也且漢

武優柔數年始行岱禮臣愚伏願詳擇丙辰詔曰自古
皇王受天之命建顯號於封禪揚洪名於竹帛者莫不
功濟東夏道叶人祇然登太山之高刋梁甫之石未有
七德靡記九部寂寥而欲齊聲於聖哲垂美於篆籀者
也朕承宗廟之重當區宇之責寅畏三靈憂勤萬姓雖
戡剪禍亂克定遐荒而至教猶鬱刑典未厝勝殘之化
未洽于率土和平之風多慙于往烈是以覽經籍而自
失想壇場而增懼亟寢縉紳之奏屢拒公卿之請遂廵

大典荏苒歷載近者文武百僚州縣庶尹頻繁抗表殷勤固陳咸以為兩儀交泰四夷賓服禮讓興行年穀豐稔蒼昊呈符于上靈符不可以久替黎獻協心于下衆欲不可以固拒朕廹茲羣議敢不敬從欲薦功上玄大報后土升中之儀已具省方之期有日今太史奏有彗星出於西方朕撫躬自省深以戰慄良由功業之被六合猶有未著德化之覃八表尚多所闕遂使神祇垂祐警戒昭然朕畏天之威寢興靡措且曠代盛典禮數非

一行逵之間勞費不少冬夏凋弊多未克復將送儀仗轉運糧儲雖存節省之義終煩黎庶之力非唯上虧天意亦恐下失人心解而更張抑有故實前以來年二月有事太山宜停庶夙夜自修遂其罪己之志勤恤匪懈申其納隍之情倘蒙靈祇迴睠宗社介福朝廷同于大道風俗歸于朴素告成之美更思其宜仍命所司太山有前代帝王因封禪立碑及石函檢之類往遭離亂被賊毀發並修立瘞藏之

二十年十一月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官及方岳等上表請封禪不許司徒長孫無忌與百僚又請封禪詔曰朕念遠役初寧頗須休息深知所請甚合機宜即事省方恐生勞擾俟百姓閑逸可徐議之十二月己丑司徒長孫無忌等又詣順天門抗表請封禪曰臣聞陰陽不測陶冶生靈之謂神道德玄通仁育黎元之謂聖聖也者自天之攸縱也神也者代天之理物也是以惟天稱辟靈心作其會昌惟辟奉天至誠表其封禪升中之道抑

斯之謂歟由是先王急焉當仁不讓景中必彗時至則行務在告于成功故無俟于終日伏見綸旨辭遠役之初寧綏此嘉期託俟人之逸豫豈容前歌拔拒戢武之後辭勞拓境開疆太平之秋有勸誠如睿慮未昭百姓之心假此空言實乖千里之應臣等伏膺麟閣縱觀太始之初沈研鳥文歷選橧巢之上悠悠粟陸未辨犧牲淼淼大庭孰知罇俎衮衣為飾尚報太帝之功茹毛充薦輕展介丘之禮西敘窮乎積石東漸廹乎滄江化未

覃于九夷貢有闕于三脊猶且範圍天地斡運羲舒揚翠旌于奉高撫朱絃于岱岳迓百神而賓上帝昇三靈而謁太壇玉牘靈文飛英華于萬古金繩祕檢騰清輝于八埏是知紀號垂名崇高莫加于肆類推功輯瑞廣厚莫大于登封若乃靈貺所集人謀允洽雖固執於撝謙諒無得而辭也伏惟皇帝陛下研精探賾神無不照唯幾所鑒洞出象帝之初先天成則超貫混元之際由是大明揚彩麗雕軒以再中景宿騰輝藻璇題以霄映

奔山車而疊軫促日馭之鳴鑾躍澤馬而相趨儆天駟之徐軔煙川清野蓄溲于奕奕之阿薰風驚逶扇𩗗于云云之嶠其莫兆也如彼其顯應也若斯而陛下因事逡巡方稽大典使尊名顯號韜光于琰碑絶異殊尤沮緘于瓊簡孰謂畏天之命順人之欲者歟𢡟土悽悽深所未喻臣又聞之游海若者馮夷之宫爲陋登太山者魯侯之邦蓋小是知絳霄不極九垓網絡于胸中赤縣無涯四海括囊於度内何者升山巢睫竊比所以懸殊

朝菌靈椿長短自然相度也若夫大樂云替封豨盜鐘大禮既湮長鯨裂晁酌撫石于無體鈞天之響鬱興採掃地于無形禋宗之道愈劭則女希慙其創制軒后歸其正名矣至若比屋見誅農夫化為京觀稟噍無類芻牧窮于染鍔重興粒食頌栖畝之餘糧首建騶驟詠徒行之兼乘則農皇貶于推轂義氏退以扶輪矣既而凝旒闡化中外禔福負扆勝殘飛沈遂性亭育侔于宇宙就望體于雲日荷其德以難名用其功而無謝故乃邀

高辛之順義孕顓頊之疏通矣加以刑清政肅委金科而圄施毀犴空囹設畫衣而莫犯通闕梁于負服共苑囿于黎蒸擊壤而謠傳清音于戎狄耕田而食建可封于皂隸外戶設而不扃神獸馴而靡觸故以光融伊帝景煥虞庭至于畢宮菲膳孝享通于鬼神大路越席致敬極于嚴配黄屋建三辰之旂垂範裕于千祀元冕垂九旒之藻設法懸于萬代小正調其玉燭應祥蓂而不虧中天朗其金鏡與真明而同晷則文命以是伏膺元

王于兹負笈矣洎乎翦商除害夷項墾災戮冀野而復
皇猷誅疇華而清帝道提倚天之長劒拯塗炭于遊魂
揮駐日之雕戈暢懷生于仁壽則駭文武之仍代吞高
光之累葉矣詮彼數君時聞一善能兼之者實歸仁聖
若乃提封海外總一寰中日域窮芳華之津月窟跨濛
波之表顒顒向内並為冠帶之倫飄飄飄鴛風總萃王庭
之會賁壯荒之明月物天府以摛光筐南州之火毛黨
旗亭而吐曜龍伯釣鼇之旅咸編列于武臣鳳洲君子

之渠各委質于文吏斯乃書契之所未覩超古先而絕類矣竊惟域中三大義均一體感通由乎影響彌綸切乎交際是知德逾厚者貺逾深功尤高者祥尤著當今皥穹儲祉浹天紘以宅心后土錫符總坤維而服化由是百官累息萬國聳神僉發叩閽之請佇副上靈之望伏願時紆睿綬遠振天聲徵鴻儒聘鯢齒考逸義緝遺編摭秦煨之逸文採魯壁之餘蠹酌雲經而定議憲河圖而繕儀然後五路乘春金鑣肅景五牛翻其折羽六

龍輝其鏤鍚鼓豊隆而鶩翠徽振列缺而清緑野疑茄
發岫合萬歲于山言飛葢登鑾錯五松于林秀登圜壇
而接武降曜魄而齊尊俾夫一代衣冠寘其名于冊府
四方夷狄鑿其竅于靈宫則普天欣賴懷生再造朝聞
夕死抃若登仙臣等深荷玉成不勝至願重竭愚瞽昧
死以聞詔曰朕遐觀哲王煥在方冊功既成矣咸禮備
以升中道既行焉必奉符而告禪所以發揮天命昭格
上靈其有建顯號以創鴻徽施尊名而騰茂烈者莫不

揚輝于鏤玉絢景于塗金昭昭然麗三辰而並運滔滔焉播四冥而極深朕誠寡德良深景慕曩者泯俗凋弊國步甫安勉致隆平日不暇給而槐卿守闕請繼美于云亭岳牧叩閽祈踵武于梁岱自惟菲薄至道未凝抗禮皡穹實懷疑懼緬尋幼齒運鍾交喪忘其家以狥天下委其體以濟寰中翊戴先皇削平諸夏出於萬死首導五横之源不顧一生光錫兆人之命越自鑪炭獲返營魂拔於鬼録並登仁壽竊惟天地之大德存於施生

朕以徑寸之懷小心襲於造育降期體泰諒或繇兹不然者何能致於此也遂得池隍象浦苑囿龍沙置一堠於鵷林同六爻於鰥水實資天貺責以咸亨豈朕微庸而能及此令兹列辟卿士鴻生碩德各述靈徵累陳丹款既廹羣議當事敬從乃詔有司廣名縉紳先生議方石圜壇之制草封禪射牛之禮修造羽儀犨輅並送之

雒陽宫

唐書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以來歲二

月有事於泰山八月泉州海溢壬戌停封泰山

册府元龜貞觀二十一年正月丁酉詔曰朕聞天高地大首播黎方媧皇燧人肇恭元籙是知施生為德處崇高而不言亭毒攸資委欽明以司契洎乎三正迭建五運相遷休烈存乎典墳至道流乎雅頌其有仰齊七政俯會百神寮靈眷于祥符服元功于昭告莫不縈情梁岱繼踵云亭對越兩儀盡先聖之能事揚蕤三統垂曩哲之尊名懸鏡天衢罔不繇於此也自中陽絶組堙白

水於窮流宮孽絡興阻黄星于天塹永嘉東播化金馬以為牛道武南徂飛蒼鵝以登祚周吞岳裔逮三葉而巢傾隋并舜後及二帝而舟覆莫不以凶易亂以暴代昏各肆巨壑之心規享上靈之佑郤行求進其可得乎由是寂寥千祀無懷之風不嗣泯棄七經子長之言殆絶遂使成山日觀久闕升中之儀汶上明堂疇聞類帝之義顧瞻禮樂深有可嗟朕幼踐危機愍斯窮運上同負巽下靡息肩負荷休徵投旗鞠旅肅恭儲祉吟雲躍

鱗順朱鳥以行誅騫丹鳳而遐舉射九烏而懸日月區品物以煦陽和練五石以造乾坤濟摧角以全眉壽於是尊奉先帝凝旒于廟堂躬履兵鋒憂勤于燮輔既而仰逼威命俯順樂推越自唐侯言膺下武深惟憂責之重自最若厲之懷遂致靈貺無涯剪毛頭而降錫遊魂削袵盡窮髮以開疆東苑蟠桃西池昧谷咸覃正朔並充和氣較凝禎於往代窮今古而罕聞考光澤於前皇鑿練緗而莫覩豈朕眇身勤勞所逮諒由高明垂鑒祚

此隆平今兹三事大夫百僚庶尹各述天人之意請躡封禪之蹤顧惟寡薄推而不有杜絶羣言至於數四中外之情尤切企竚之望逾深朕又詳思苟財成於穹昊自古賢哲並歸功於大帝廹斯至理弗獲固辭展禮上玄實增憖懼可以貞觀二十二載仲春之月式遵故實有事於泰山諸内外具僚岳牧卿士既相敦喻將事告成各罄乃心無虧政道恪居職務以協時雍所司宜與搢紳先生載筆圓冠之士詳求通典裁其折中深加嚴

敬稱朕意焉乃令天下諸州明揚仄陋其有學藝優洽文蔚翰林政術甄明才膺國器者並宜總集太山庶令作賦擲金不韞天庭之挾披褐懷玉無溺屠釣之間務得英奇當加不次也遣太常卿楊師道為簡較封禪大使戶部侍郎盧承慶為副後改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為大使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議云梁甫社首二山並是古昔禪祭之所去十五年議奏請禪梁甫今更奉詔詳議梁甫去太山七十里又在東南至於行事未

為穩便社首去太山五里是周家禪處臣等參詳請禪社首有詔依奏餘並依十五年議八月壬戌詔曰朕聞探玄賾者先實而後賓體至公者本仁而末禮名歸於已往哲存而弗務德利於人前聖徇而為急是用範圍天地權輕重以會時宜取則陰陽適變通以從衆欲由古之封禪無奪事機所謂奉天咸資務隙朕仰窺前志歷選哲王無懷有巢緬逾繩契之末龜文鳳紀越在俎豆之先扣寂寞以傳疑故可畧而言也至如三元立統

百物正名步驟之軌非遥損益之源可挹雖堯心廣運局疆域於流沙禹跡遐宣限隄封於碣石猶且先引郎敘次展玉帛之儀首創賓門方備云亭之典告成之義罔弗由兹況朕奄有方輿閫域該於千古仰承靈睠降福起於百王巨海所環莫非臣妾長河攸括並入封疆日者夷夏同文禎符狎至謂可鳴鑾日觀勒牒仙閭許以來春親行告禪而今延陁一姓流竄西陲控弦萬計初歸正朔新就縶維又以公卿庶僚各陳誠請遂有翠

徵之役非無版築之勞既而山谷阻深朝宗有礙重披
丹懇請建玉華且復頻有興造恐致煩勞兼聞河壯數
州頗傷淹澇朕為人父母思濟黎元順動升中理無兼
遂其介丘之禮宜且權停其玉華宮制度務從菲薄更
令卑陋庶免風雨稱朕意焉

唐書謝偃傳太宗時偃為弘文館直學士撰玉牒眞

紀以勸封禪

唐實錄貞觀五年正月朝集使趙郡王孝恭等請封

禪手詔不許十二月己亥朝集使表請帝曰未遑六年百僚又請不許十一年帝將有事封禪國子博士劉伯莊等皆上封禪事言新禮簡畧勅名儒及顔師古朱子奢參議得失議者數十家遞相駁難不決于是玄齡徵師古采衆議以為永式十四年十月甲戌趙王元景等表請壬辰詔從十五年三月庚辰肅州言所部川原遍生芝草先是百僚及雍州父老詣朝堂表請四月辛卯朔詔以來歲二月有事於泰山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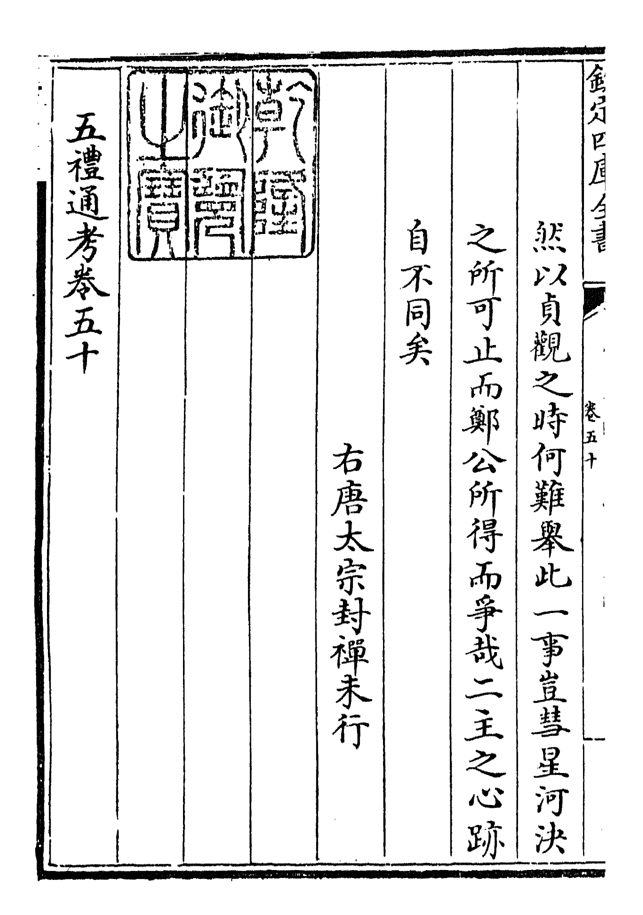
太常卿韋挺為檢校封禪大使禮部侍郎令狐德棻副馬秘書少監顔師古奏臣撰禮書在十一年春詔公卿定可否多從師古之禮六月己酉有星孛太微宫辛亥起居郎褚遂良進曰行至洛陽彗星輒見或有未允合者丙辰停封泰山

容齋隨筆漢光武建武三十年車駕東廵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何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録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髠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後二年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感此文乃詔梁松等案索河雒讖文言

九世封禪事者遂奏三十六事于是求武帝元封故事以三月行封禪禮唐太宗貞觀五年羣臣以四夷咸服表請封禪詔不許六年復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已而欲從其請魏鄭公獨以為不可發六難以爭之至以為崇虛名而受實害會河南北大水遂寢十年復使房喬裁定其禮將以十六年二月有事于太山會星孛太微而罷予謂二帝皆不世出盛德之主灼知封禪之非形諸詔誥可謂著明然不能幾時自為翻覆光武惑于讖記太宗好大喜名以今觀之蓋所以累善政耳

蕙田案漢光武唐太宗皆一代令主灼知封

禪之非而不免為累一則惑於讖記卒毅然行之一則上下往復歸於中止然光武之興也何由知非僕本以讖為始事故深信不疑雖初有欺天之語而亦不顧其心事固坦然明白也若太宗非力不能行特以終非盛德之舉雖四方獻諛議協盈廷不過藉以頌述功德為快心之事故時與答勑而姑從之意在居其美而謝其名其用心更為深遠也不



然以貞觀之時何難舉此一事豈彗星河決之所可止而鄭公所得而爭哉二主之心跡自不同矣

右唐太宗封禪未行

五禮通考卷五十